道統錄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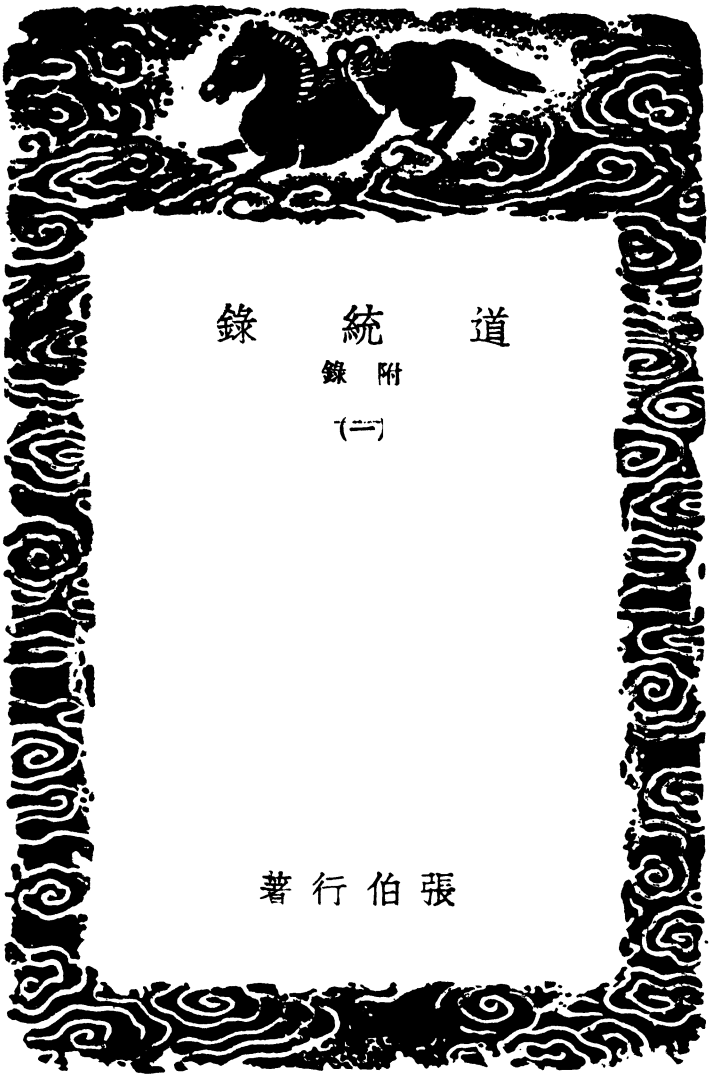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道統錄

附錄

(二)

張伯行著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曩余於故書肆中。購得道統傳一帙。乃潞之仇君熙所著也。上自堯、舜、禹、湯、文、武、下及周、程、張、朱。君相師儒。爲治爲教。統而一之。而假與似者不列焉。孫應奎爲之序曰。聖賢往矣。存之者、迹也。廓之者、心也。學者由是迹以求聖人之所以爲聖。則持循有階矣。余讀而善之。因思一畫開天。斯道之傳。自伏羲始。孔子繫易。稱伏羲並及黃農。意其道之統緒所自來乎。再觀尚書所載。契敷五教。皐遜種德。益稷有謨。伊尹有訓。虺、說、有誥有命。皆於道有發明之功。至孟子敍見知聞知。並及萊朱、望、散。無非爲道統所屬也。是皆不可以略。頃以特簡。命撫八閩。公餘之暇。用爲采輯易傳尚書。及諸家傳紀。上自伏羲、神農、黃帝。下仍訖於周、程、張、朱。增定成書。使學者得觀其備焉。將授梓而爲之序曰。大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原無日不昭著流布於兩間。自世有行道之人。而道以行。無行道之人。而道以息。有明道之人。而道以明。無明道之人。而道以晦。究之息而未嘗絕。晦而不終昧者。則恃有仔肩斯道之人。以相續於不墜焉耳。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與皐、益、伊、虺、傅說、周、召、望、散之爲相。皆有行道之權者也。故繼天立極。贊襄輔翊。而道以位而行。孔子雖不得位。然集羣聖之大成。古今性命事功。不出其範圍。後之言道者。必折衷焉。顏、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皆任明道之責者也。故窮理著書。授受丁寧。而道以言傳。是道也。正綱維。立人極。端風化。開泰運。曲學雜霸不得假。百家邪說莫能亂。昭著流布於兩間。眞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

行地者矣。天地無終極。是道之統。聖聖相承。亦無終極。我皇上崇儒重道。文教聿興。御製四書、孝經、易經、講義。頒行天下。披覽周、程、張、朱之書。時書其詩文以賜羣臣。又命儒臣纂修諸書。次第告成。斯固正學光昌之會。大儒興起之日也。天下其必有能闡明歷聖相傳之道。出而佐我皇上咸五登三之治者。然則余之增訂是書也。又豈特爲學者之備觀云爾已乎。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季春朔、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古今聖賢諸儒總論道統之傳

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書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程子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伊川敍明道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明。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

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爲情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彙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成而九疇敍。而孔子於斯文而與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上見此語。蔡季通云。天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數千載後。乃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直是說夢。只有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又曰。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氏釋氏之

言而所以修己治人者遂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深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具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誦其說者始脫乎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修己治人亦往往有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者蓋三先生有功於當世不少矣

勉齋黃氏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且偏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物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措諸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中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

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卽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是卽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爲大學之教。其親受道統之傳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此又子思得統於曾子者也。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得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文公之得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黃萬里曰。道與天地並。聖人而存。道固與之俱存。聖人而往。道不與之俱往。夫惟其眞見乎此。則方其得

聖人於所見。固能知其道於耳提面命之間。及其得聖人於所聞。尤能知聖道於神交意會之表。一理既融。萬境俱徹。回視前日見聖人者、非見聖也。見道也。聞聖人者、非聞聖人也。聞道也。道未嘗一日不在。而聖人特道之寄也。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聖人。尤不可一日無道也。然而世道不常泰。聖人不常出。是道雖存。幾於無所附麗。必有聖人者作、而道始傳。然而是道也。爲千萬載之公器。而前聖後聖。特出而管之耳。幸而遇聖人耶。則見於面。盎於背。道無日而不在。不幸而不遇聖人耶。則誦其詩。讀其書。道亦無日而不存。誠能心與之融。動與之契。則隔形骸而無爾汝。間歲月而猶旦暮矣。是果以耳目拘哉。道者何。堯舜之精一。湯之執中。文王之純亦不已。皆是物也。然堯五百年之後而有湯。湯五百年之後而有文王。是何天之生聖人、不數數然哉。使堯舜五百年而不生。堯舜之道、未嘗一日不明於天下。湯文五百年而不出。湯文之道、未嘗一日不著明於日用。聖人不必其常在。而道則未嘗不在也。道在、則聖人亦在也。豈必見聖人者爲知。而聞聖人者不爲知耶。嗟夫。都俞告語。禹親得於堯舜也。其知之宜也。而去鳴條之師幾何年。咸有一德。尹親相乎成湯也。而去西土之王幾何世。向非相知以道。則寥寥五百載。何以一聞而卽知耶。大抵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聖之所以爲聖也。取之而隨足。用之而不竭者。道之所以爲道也。論而至是。則數君子之見知聞知。果道也。非迹也。然而文王之後有孔子矣。兩楹夢斷。抱吾道之精華。傳大成之正印。非吾孟子而誰。中庸之妙。親得乎子思之傳。大成之蘊。慨然於願學之思。其知聖人者至矣。吾故曰。若顏、曾、則見而知也。若孟子、則聞而知也。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而爲綱常之主。皐陶、伊傅、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道。作六經。爲萬世之師。而回、伋、參、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二程夫子、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篇。又以發圖之所未發。上與羲黃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道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也。

西山眞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作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說也。蓋性者、智愚所同。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之能。故自堯舜以至孔子。五百歲而後出。孔子既沒。而曾子、子思、孟軻、復先後推明之。千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燦然昭呈。垂於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豈偶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未盡究其

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能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子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

薛敬軒曰。道流行於天地間。卽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未嘗有間斷。但道之託於人。有絕有續耳。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朱、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大有功於道者。朱子也。

又曰。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雖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豈有異哉。

又曰。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諸文詞者不雜。斯可謂之眞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謂眞儒乎。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髣髴。至程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眞西山庶幾。

道統錄目錄

卷之上
伏羲
神農
黃帝
唐堯
虞舜
夏禹
商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卷之下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張橫渠
朱晦庵
附錄
皐陶
稷
契
伯益
伊尹

朱子
傅說
太公
召公
散宜生
楊龜山
羅豫章
李延平
謝上蔡
尹和靖

道統錄卷之上

清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伏羲

太昊伏羲氏、風姓。母曰華胥。生帝於成紀。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承木德而王。作都於陳之宛丘。帝生而聰明睿智。德合上下。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上。於是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見陰陽有奇耦之數。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卦有三爻。因而重之。得卦六十有四。所謂先天之易也。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其姓氏。通以媒妁。而民始不瀆。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民始知人倫。又作甲曆以定歲時。起於甲寅。干支相配。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故曰治曆明時。則敬天勤民之本也。上古之世。茹毛飲血。帝乃作網罟。教民佃漁。養六畜爲犧牲。充庖廚。祀神祇。故後世稱之曰庖犧氏。而其興也。有龍馬之瑞。因而名官。故亦號爲龍師。飛龍氏、造書契者也。潛龍氏、造甲曆者也。居龍氏、治屋廬者也。降龍氏、驅民害者也。土龍氏、治田里者也。水龍氏、繁滋草木。以疏導泉流者也。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於是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各明刑政。以懷四方。百令既舉。萬民化洽。帝乃斷桐爲琴。琴二十有七絃。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絚桑爲瑟。瑟三十六絃。以修身理性。

返其天眞。而樂亦由此起焉。帝生洪荒之後。開物成務。爲後世制作祖。在位百六十四年。崩葬於陳。今陳爲大皡之墟。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神農

帝神農氏。名軌。一曰石年。少典君之第二子也。母有蟜氏。登感神而生帝於烈山。號曰烈山氏。亦爲厲山氏。育於姜水。因姓姜。以火德王天下。都於曲阜。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未知稼穡之利也。帝求利民宜。久食者。以爲無易於穀。於是因天之時。相地之宜。制畎清剛爲耜耒。以教民播種。而農事興焉。又教之種樹桑麻瓜果。所以厚民生而贍衣食也。凡民之生。器用是賴。帝始作爲祖耨錢鎛。以資之耕。杵臼井竈。以資之食。范金合土。大爲埏埴。以資之用。衣食既足。器用不匱。農末相資。貨賄相通。於是列廛於國。日中爲市。使天下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故民皆力耕而勤於織。三十一歲而國有十一歲之儲。每歲陽月。盡百種。率萬民葦籥。土鼓蜡祭。以報成功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乃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宜。以爲醫藥。以救其疾病。嘗一日而遇七十毒。而方書以興。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趨避。民無夭札。食力居安。竦身戴德。陶於至化。所謂黃農之世也。初。庖犧既畫八卦。帝乃命司怪主卜。巫咸主筮。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爲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於艮。艮東北之卦也。故重艮

以爲始。命之曰連山易。又作太初曆以授時。作穗書以同文。以火紀官。月省時考。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殺之。帝益修厥德。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帝。於是南至南交。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雅琴瑤瑟。保合太和。在位百四十年崩。

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感而孕二十四月、生帝於軒轅之丘。因名軒轅。生而靈異。有聖德。長於姬水。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又以姬爲姓焉。時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克征。軒轅乃習用干戈。以討不庭。諸侯咸賓。及榆罔稍侵淩諸侯。諸侯益叛。軒轅修德治兵。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勝之。又禽殺蚩尤於涿鹿。於是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而有天下。以土德王。都涿鹿。因雲瑞。遂以雲紀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爲六相。以蒼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命蒼頡製字。字有六義。一象形。二假借。三指事。四會意。五轉注。六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是爲萬世文教之祖。作陣法。設旂麾。有不順者征之。披山通道。東至於海。西至崆峒。南至於江。北達熏鬻。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上古穴居而木棲。民未有寧處。軒轅乃立宮室棟宇之制。作合宮以祀上帝。見日月星辰之

象著星官書命大撓作甲子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象容成總而兼之造蓋天儀以象周天之形作調曆以建寅春正月爲歲首是歲己酉朔日南至獲神策寶鼎迎日推策作十六神曆積邪分以置閏於是時惠而辰從矣審陰陽洞性命咨岐伯而作內經於是而人得以盡年矣制裳衣作冕垂旒充纊爲青衣黃裳象天地之正色觀翬翟草木之華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而衰冕衣裳之制興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權輕重以制國用而貨幣行命隸首作算數伶倫造律呂榮猾鑄十二鐘作雲門大卷之樂名曰咸池復制器用命寧封爲木正揮作弓夷牟作矢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共鼓化胡作舟楫以濟不通邑夷作車以行四方作杵臼而穀始鑿作釜甑而民始飯以烹以煮以爲醴酪澤有橋梁行有扉履器用既備乃畫野分州得百里之萬區營國邑置左右太監監於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制兵法置步制畝以定民業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是爲井田寓兵爲後世兵農之祖當是時草昧漸開軒轅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肇萬古文明之化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心力節財用由是民不習僞官不懷私人無天札物無疵厲風雨時而休徵至屈軼生於庭鳳凰巢於閣麒麟游於郊軒轅於是採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八月既望鼎成而軒轅崩在位百年年百十有一歲葬於橋山其臣左徹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有四人元妃西陵氏女嫘祖教民蠶後世祀爲先蠶生子昌意元囂後皆有天下

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五峯胡氏曰帝王御世賢能並舉治具畢張文明漸開嘉祥長發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德澤流天下至於今人蒙其惠雖死猶生也後世乃傳帝得仙術騎龍升天者眞妖妄也

帝堯

帝姓伊耆名堯。按史記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孔安國書傳則以堯舜禹爲名宋儒多宗之朱子上孟集註謂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也蔡氏書傳謂放勳重華文命皆稱述功德之詞似爲近之史記所云未當帝嚳高辛氏之子帝摯之弟黃帝軒轅氏之曾孫也帝母陳鋒氏女曰慶都爲高辛氏妃感赤龍之祥孕十有四月而生堯於丹陵育於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故曰伊耆氏摯登帝位受封於陶年十有五復封於唐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年十有六踐天子位於平陽以火德王色尚黃史以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順天之道曆象日月星辰分爲四序以授民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殷春中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秋中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四時之氣既正日星之躔無爽故人民之作息鳥獸之孳乳皆可得而理也置閏法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南夷越裳氏來朝獻神龜庭有草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落一葉小餘則一葉歇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有麒麟游於郊藪鳳凰巢於阿閣景星見甘露降醴泉溢朱草生巡狩而周流五岳存鰥寡賑荒札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罹辜曰我陷之

帝在位五十載。嘗游於康衢。兒童歌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歌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久於位。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囂訟可乎。又言誰可順此事者。驩兜曰。共工旁求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故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堯咨四岳有能治水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岳曰異哉。試不可用乃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載。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岳應曰否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言於堯曰。有鰥民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妻以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潙汭。如婦禮。遂歷試諸艱。舉八元、八愷。流四凶。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敷五教。堯命舜位。舜讓於德。堯不從。乃薦舜於天。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攝行天子之政。代堯巡狩方岳。作五刑。七十有七載。作大章之樂。以夔爲樂正。擊石拊石。象上帝石磬之音。而致鳳儀獸舞焉。八十載。禹治水功成。定九州貢賦。秉元圭入覲。告成。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乃封伯禹於夏。封四岳於呂。加賜伯益。封契於商。封棄於邰。於時堯老矣。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千聖一中之傳。發之自堯始。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在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凡百一十七歲。

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大禹謨曰。稽於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程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反。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又曰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

朱子曰。堯言欽明文思。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密察。粲然可觀。而其閒意思自是深遠。又曰。敬字當理會。雖堯舜至聖。亦這下來也。

虞帝

帝名舜。父曰瞽瞍。系出虞幕。故爲有虞氏。按國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左傳。史墨亦云。自幕至於瞽瞍。則幕乃虞始封之君。而呂梁碑亦敘舜祖幕。獨史記則云出於昌意。未詳。舜母握登。生舜於姚墟。因以爲姓。舜生有聖德。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母死。而瞍更娶妻。生象。瞍愛後妻子。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事父母暨弟日以篤。僅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曰。有鰥在下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乃妻之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帝善之。使愼徽五典。五典能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

名。舜舉以佐堯。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濟之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比於三凶。舜流之四裔。以禦魑魅。時洪水未平。堯使舜入大麓。相視原隰。烈風雷雨。而舜行不迷。於是使禹治水。益掌火。棄播百穀。契司五教。皋陶爲士師。三載堯乃薦舜於天。使攝行天子事。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州封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朝覲訟獄者、咸之舜。謳歌者、亦謳歌舜。舜乃卽天子位。正月元日。格于文祖。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復申命禹、益、稷、契、皋陶、使仍舊職。以終其事。命垂作共工。伯夷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允。申錫羣后。封堯子朱於丹。以奉先祀。謂之虞賓。朝於瞽瞍。封象於有庳。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庶績咸熙。帝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樂取於人以爲善。立誹謗之木。設求善之旌。植敢諫之鼓。以廣直言之路。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憲其行止。貴德而尙齒。作米廩。以教於國。是以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作簫韶樂九成。鳳凰來儀。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安不忘危也。帝又彈五弦之琴。作南風之歌。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

兮。九敍惟歌。恭已南面。無爲而天下治。初以孝升聞。及其爲天子也。以天下養。故曰大孝。宅位三十有三載。子商均不肖。乃咨禹而巽位焉。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帥百官如帝之初。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命舜。舜益以三言。因以命禹。爲十六字傳心之要典焉。乃命禹敍洪範九疇。又命伐三苗。時有苗弗率。禹徂征。三旬苗猶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於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俊乂百工。庶和而歌曰。慶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又曰。明明上天。燭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而終禪焉。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又五十載。凡百一十歲。

吳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見舞箾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程伊川曰。舜之誅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之可怒而怒之耳。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物來時、便見有好惡。物去時、何嘗有好惡焉。

朱子曰。人心者、人欲也。道心者、天理也。物物上有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開。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又曰。惟精、是別識得人心道心。惟一、是常守得定。允執、是箇眞知。

楊龜山曰。君臣之間。要一心一德。方做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觀舜命禹征苗。已誓師

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班師。便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夫舜命禹徂征。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苗之逆命。宜先告之舜。乃卽班師而不疑。舜於二臣。均無疑焉。乃因其班師而爲之舞干羽於廟階。益之意、豈不以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己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

禹

禹姓姒氏。黃帝之玄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娶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感而孕。歲有二月生禹。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詢治水於四岳。僉舉鯀。堯試之。九載績不成。舜登庸攝政。以鯀負命毀族。殛諸羽山。而使禹續父業。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傷父功之弗克。思蓋前愆。祗承于帝。勞身焦思。纚風沐雨。爲天下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弗子。居外八年。過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敷土隨刊。奠高山大川。自冀州始。次兗。次青。次徐、揚。次荆、豫、梁、雍。周行宇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徊崑崙。察六扈。脈地理。銘金石。瀉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滑淵。開五泉於東北。鑿龍門。闢伊闕。水土既寧。成賦中邦。則以三壤。任土作貢。九貢以定。由是六府孔修。弼成五服。聲教訖四海。錫元圭。告成功於天下。舜受堯禪。以爲司空。俾宅百揆。舜子商均不類。薦禹於天。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歷數在汝躬。終陟元后。禹固辭。舜曰毋。乃受命神

宗.是時有苗弗率.昏迷不恭.舜咨禹徂征.苗民逆命.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誕敷文德.舞于羽兩階.七旬而有苗格.後十七歲.舜崩.三年喪畢.禹避商均於陽城.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歸商均.禹不得已.踐天子位.以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定正朔.以建寅爲歲首.色尚黑.牲用元.作樂曰大夏.易曰.連山.定天下爲九州.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人識神姦.因洛龜獻書.演洪範九疇.皇極居五.以一御八.蓋建極居中之意.追王父鯀.封堯後於唐.舜後於虞.作賓王家.舉皋陶將畀以政.而皋陶卒.封其後於英六.任伯益以國政.薦之於天.命奚仲爲車正.建旌旗旂旐.以別尊卑等級.惡旨酒而戒亡國.好善言而縣鞀鐸.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勤勞天下之民.嘗適郊.見罪人.下車泣之.左右曰.彼自不順.何痛爲.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吾爲民辟.民各自以其心爲心.乃吾德薄也.安能勿痛.會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文命弘敷.一懍執中之訓.故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云.在位二十七歲.崩.享年百有六歲.葬會稽.益宅相位十五載.乃避啓於箕山.天下之人仍歸啓.啓能敬承嗣位.家天下由此始.

帝舜曰.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史臣贊禹曰.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又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

吳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張南軒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之爲聖人也。本由學而成。其工夫則至到者也。

程子曰。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至剛。

胡雙峯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吾夫子稱禹。乃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夫子之論。蓋指其孝心純至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其中心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者。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嘗而郊鯀。禹之心從可見矣。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深識禹之心矣。

金仁山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衆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以方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暨益、暨稷、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爲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載於外。何也。禹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盡井田爲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八年之間。定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湯

湯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契事唐虞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十三傳至主癸。娶扶都氏。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商世八遷都。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時夏桀昏淫無道。而湯聖敬日躋。雖聰明天縱。而檢身若不及。嘗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又曰。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信道者以心。樹道者以人。聞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使人往聘迎之。三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進尹於桀。桀不能用。尹醜有夏。復歸於亳。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況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桀殺直臣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囚之夏臺。已而得釋。時桀惡益甚。諸侯昆吾氏、黨桀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曰。格汝衆庶。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我何。乃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疾視其君曰。是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桀敗於有娀之墟。奔於鳴條。遂伐三嬖。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放桀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仲虺作誥。言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兆民無不孚信。王其懋昭大

德。立中道於天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諸後世。綽乎有餘裕矣。蓋德之日新。實有以順天而應人也。時諸侯大會。湯取天子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固推。湯乃踐天子位於亳都。作湯誥。誕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言君道之重如此。爰戒侯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建國號曰商。改正朔。易服色。改歲曰祀。以水德王。色尚白。以伊尹爲阿衡。仲虺爲左相。發明德。作八政。制官刑。儆於有位。旁求俊乂。立賢無方。築五庫。藏五兵。以示不用。與民休息。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乃作歸藏之易。以坤爲首。又作諸器用之銘。以爲儆戒。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時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至斯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歡洽。作樂曰大濩。在位十三年崩。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又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啓迪後人。

又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詩曰惟此成湯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吳季札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又曰湯武反之也
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吁咈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降而道不降也
朱子曰湯之盤銘但見於大學湯之工夫全在敬字上來又曰湯之日新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間斷便不可又曰湯之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薛文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代夏一出於上天之公孟子所謂天吏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

文王

文王姬姓名昌后稷公劉之後古公之孫公季子也公季娶有邰之女曰太任端莊誠壹維德之行其妊文王也以胎教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既而生昌昌生而明聖太任口教之一而識百其

初誕有赤爵銜丹書入於酆止於昌戶古公知其聖瑞也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公季之伯兄曰太伯次曰虞仲知古公意在昌然非立季則無以及昌相與託採藥逃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文王娶有莘氏女太姒有聖母德昌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衣冠至寢門問內豎安否內豎曰安則喜日中及暮皆至問如初其有不安則不脫衣冠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愈復膳乃復初及嗣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嘗出獵渭濱遇呂尙與語大悅載俱歸立爲師號尙父相與講求道德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延四方之士士以此多歸之西伯善養老伯夷叔齊在孤竹往就其養太顚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賢悉歸焉嘗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以無主對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非其主乎爲之更葬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生者乎於是歸之者三十餘國是時紂方以沈湎淫荒峻法酷刑事加西伯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無禁澤梁無孥有罪孤獨鰥寡謂之窮民尤加軫念以此怙冒之德日著四方紂十一祀以西伯九侯及鄂侯爲三公九侯進女於紂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幷殺鄂侯西伯聞而歎息崇侯虎惡之譖於紂曰西伯積善衆仁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怒迺拘西伯於羑里西伯臣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及他珍奇物因殷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之且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既出盡獻河西地請紂除炮烙刑紂許之且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昌退而修德諸

侯歸者益衆。虞芮爭田。久而未平。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君慙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之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讓其所爭田以去。紂十五祀。西伯伐犬戎。十六祀伐密須氏。十七祀敗耆國。十八祀伐邘。十九祀伐崇。作豐邑。自岐徙都焉。殷臣祖伊恐。自其邑奔告紂。紂曰。我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是時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畔國以事紂。終身不二也。立靈臺。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庶民子來。不日成之。紂二十祀。西伯寢疾。篤。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命。丙寅西伯昌崩。年九十七。凡卽位五十年。其學以緝熙敬勝。上紹堯舜禹湯之心法。所著易書演六十四卦。繫以彖辭。則因羑里之囚而示處憂患之道也。曰吾以明天人之理而順受之耳。葬於畢。謚曰文。

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周公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又曰。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顚。有若南宮括。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又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又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吳季札觀樂。爲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大學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也。文王長子伯邑考。早卒。故發爲世子。娶呂尙女曰邑姜。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

季。問寢視膳。動有禮法。及武王爲世子。率而行之。不敢有加。文王薨。嗣爲西伯。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皆在左右。積功累仁。一如服事之志。武王嗣位之十三年。紂惡日甚。微子去之。箕子囚。比干死。天下之人心、皆去紂而之周。於是武王曰。是有重罪。不可不伐。一月壬辰。以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東伐紂。至於孟津。諸侯會者八百。王乃作泰誓三篇。以誓戒軍旅。甲子、師次商郊。紂率其衆七十萬人拒武王。皆倒戈以北。罔有敵者。紂乃反走。登鹿臺之上。衣其寶玉。遂自焚。商民筐篚壺漿迎武王。王入商。誅首惡。諸侯皆尊武王爲天子。王卽天子位。悉反商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而民皆悅服。興滅繼絕。以存先代之後。以殷之餘民封紂子武庚。使弟管叔、蔡叔、霍叔監其國。遂罷兵西歸。王既渡河而西。乃偃武修文。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蚌東甲而藏之。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柴於上帝。望於山川。以告武成。乃大封諸侯同異姓者。當是之時。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自治。於是遷都於鎬。建學行禮。國中並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兼用燕饗食之禮。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心服也。箕子既釋囚。朝見於王。王就而訪道焉。箕子爲陳洪範九疇。九疇、卽洛書之數也。人君修己治人之道。莫有加焉。箕子既傳道於武王。王乃封之朝鮮。以遂不臣之意。王又召師尙父。問黃帝顓頊之道。師尙父曰。在丹書。王齋戒受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毀。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常者。此之謂也。王聞書之

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諸衣服器用。各有銘。武王之學。反身修道。細行必矜。而威德遠暢。浹於荒裔。九夷八蠻。咸通道致貢。十有四年。西旅貢獒一篇。用訓於王。十五年。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侯。十九年崩。壽九十三。武王歿。後周公相成王。乃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孔子與賓牟賈言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足以觀武德云。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又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烝哉。

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中庸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郭用享氏曰。武王伐紂。乃救民而行一時之權。義也。夷齊進諫。乃尊君而守萬世之經。道也。經與權而得中。義與權而不悖。則皆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矣。

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也。篤仁孝。多材藝。有大勳勞。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武王十一年、東伐紂。渡孟津。陳師牧野。周公輔行。作牧誓。破殷誅紂。大告武成。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霍

叔監之。克殷二年武王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乃自以爲賓。設三壇。北面而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令史策祝詞。請以身代。納册於金縢。誡守者勿敢言。翼日、王有瘳。又七年、王崩。成王幼。周公負扆以朝諸侯。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王有過。則撻伯禽。以示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既而使伯禽代就封於魯。誡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辟居東土。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繫以辭。以承文考之志。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之詩以貽王。王猶未悟。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將卜天變。乃得周公册祝請命之說。王感悟。執書以泣曰。其無穆卜。昔公勤勞王家。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當管蔡挾武庚而率淮夷以叛也。公奉王命。興師征伐。作大誥。討武庚誅之。封微子於宋。作賓王家。以紹殷後。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爲庶人。平淮夷踐奄。收殷餘民。以定東土。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王。王命饋周公於東。公既得命。作嘉禾。歸報成王。東征凱還。復相王。免喪。朝先王廟。延訪羣臣諸侯。畢會。立制度。成周禮之書。作武樂。頒量於天下。越裳氏來朝。獻白雉。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王。王稱先王神靈。致薦於宗廟。使者還。迷其歸路。公作指南車錫之。七年。成王長。周公還政。恐王之壯有所淫佚也。乃作無逸。令王知稼穡

之艱難。作立政。令王知任用之專官。作豳風。令王知民俗之勤儉。王朝步自周。欲營居於雒。使太保召公相所居之宅。以爲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爲均。命周公往營東都雒邑。卜得吉。乃定鼎郟鄏。公欲退休明農。王留公治雒。而己歸鎬京。又命遷殷頑民於雒。公傳王命以誥殷之多士。勉其寧居。故作多士。（詳載周書）詳敘官制之授成王。王因而訓迪百官。作周官。公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及薨。王讓公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之意。賜魯得郊祭文王。用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云。

周公居東。東人作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又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成王迎公。東人詩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又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明堂篇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

孔子曰。周公成文武之德。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或問伊川先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先生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何如。龜山曰。是也。聖人固知天理。只爲情切。猶於此可萬一也。故至誠爲之。反曰。金縢之事。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玄孫

不若且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伊川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敬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張橫渠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能包羅統貫。規模至大。若不得其心。欲事事上湊合。使如是之大。必不能也。

朱子曰。周禮一書。皆是從容廣大心中流出。

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父叔梁紇。母顏氏。名徵在。其先宋人也。宋自微子微仲。六傳而至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爲宋卿。及孔父嘉。別爲公族。以孔爲姓。又三傳至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鄹邑大夫。初。顏氏歸叔梁紇。禱於尼丘。有麟吐玉書之祥。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方三歲而叔梁紇卒。葬防山。孔子爲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歿。若必

師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年二十四。母顏氏卒。殯於五父之衢。遂合葬於防。年二十七。問官於郯子。二十九。學鼓琴於師襄。三十四。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所以興也。既反。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善之。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以桑世不能殫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禮。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二。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專車。吳使之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魯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

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春。及齊平。齊大夫犂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勢將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夾谷。孔子相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公具左右司馬。至會所。獻酬禮畢。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秕稊也。用秕稊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乃不果享。於是齊侯歸三田以謝過。十二年癸卯。孔子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公圍成。弗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大治。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先幷矣。盍致地。犂鉏曰。請沮之。沮之不可。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

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適衛。主顏濁鄒家。衛人致粟六萬石。頃之或有譖者。孔子恐獲罪。遂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止之五日。然後得去。去之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南子請見。孔子不得已見之。於是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微服過宋。適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何謂也。曰。竇鳴犢、舜華皆之賢大夫也。而簡子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於不義。尚知避之。況丘乎。乃還。息陬鄉。作槃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與孔子語。仰視蜚雁。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自陳遷蔡。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召子路問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夷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比干。夫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子路出。召子貢告如之。子貢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盡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孔子歡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乃得免。既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衞。先是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遺言謂康子、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至是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敍書傳、禮記、刪詩、正樂。晚而喜易。序易彖繫辭說卦文言。讀之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顏回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魯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吾是以傷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辭約而指博。故吳楚自稱王。而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明年辛酉。

子路死於衛。壬戌。孔子病。負手曳杖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傚。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夫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寢病七日。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孔子年十九娶亓官氏。幷年生鯉。字伯魚。先孔子卒。伯魚生伋。字子思。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仲尼日月也。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又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顏路。無繇之子也。母齊姜氏。其先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及夷甫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爲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世仕魯爲卿士。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首受學焉。已遣回事孔子。回天資明睿。而將之以深潛。孔子告之克己復禮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回以速化。與言終日。默成如愚。淵乎其受道焉。其自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竭才不惰如此。以故喟然之歎。於道爲獨親。其問爲邦也。子語以四代禮樂。著春秋之用。是明以帝王之治望之也。孔子厄陳蔡。仲由有慍言。淵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北游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對。子曰勇哉。子

貢復對。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言。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憮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夫子。則王者之相也。顏子嘗問孔子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其後矣。淵家屢空。然自得而樂。夫子歎之曰。美哉回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又亟稱其賢。稱其庶乎言近道也。其歿也。哭之慟。至以爲天喪予焉。贊易於復。擊之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又曰。自吾得回而門人益親。其信許若此。當其時。高第弟子如子貢之倫。至才辯語及淵。嗛嗛讓自以爲不如也。蓋夫子之教首德行。而淵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倫。咸以德行稱。淵年二十九。髮盡白。娶宋戴氏。生子歂。卒年三十二。葬魯城東防山之陽。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孟子曰。顏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又曰。禹稷顏回同道。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周子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故顏子亞聖。

程子曰顏子去聖人只在毫髮間。

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又曰聖人之德固不可得而名若顏子之氣象吾曹心亦知之欲學聖人且學顏子。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温醇淵懿於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伊川曰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又曰學者要不錯須是學顏子。

朱子曰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又曰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中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淨盡截斷。

又曰顏子幾於聖未達一息耳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又曰不遷怒如鏡緜水止不貳過如凍釋氷消故曰顏子大勇。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父晳聖門狂者也於道能見大意爲孔子所與然行時不掩參最晚出年十六孔子在楚晳命之楚受學焉性頗魯而循循於反躬日省將之以弘毅卒能唯一貫爲聖學宗故曰參也魯竟以魯得之迨夫子自衛反魯喟然於明王之道參敬以請子具告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問焉至遇明王之至德要道順天下約之孝具

告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而推之孝治天下。嚴父以配天。參故仁以爲己任焉。夫子知其欲達也。呼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卽應之曰唯。蓋敏於化也。伯魚先孔子二歲卒。時孔門弟子。成德著名者甚衆。而孔子獨遣伋事曾子。卒以聞道。故參之傳獨得其宗。其言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旦旦就業。夕而自省。博學而約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不絕小。不殄微。行自微也。終身守此勿勿。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姤。嗜慾思恥。忿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其諄至如此。學士先生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也中是四德矣。其傳大學。以誠意爲本。而約之毋自欺。學問自修。恂慄威儀。德潤身。以極於盛德至善。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省括於愼獨。親愛賤惡。畏敬哀矜。防其辟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防其危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絜其平於矩。懼其過而拂人之性也。故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忠信者。誠也。毋自欺也。是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道也。曾子少至孝。能竭力養父。志事親。常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及父卒。事母。一呼吸通於親。嘗出薪。客至。母以手搤臂。參卽馳至。問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囓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曾子志存孝道。齊嘗聘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矣。吾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後二親旣歿。讀喪禮。必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爲吏祿不及三釜而心樂。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歿。

仕而得重祿。北面涕泣。非爲賤也。悲不逮親也。其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烹熟羶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故孝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要皆一貫之道也。始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無畏乎哉。後道既尊而諸侯交賓。曾子以仁義爲富貴。不答也。出其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聖君也。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良臣也。以後妻放伯奇。吾不及高宗。吉甫庸能免於非乎。終不娶。及寢疾。謂曾元曰。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上。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卒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無以利害身。則辱何由至乎。言不遠身。言之至也。行不遠身。行之至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與君子游。芝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亦與之化矣。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殁之夕。樂正子春坐牀下。曾元曾西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卒曾子之徒著名者有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之倫而樂正子春公明宣最深

程子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者乃質魯之人故學以誠實爲貴

又曰曾子易簀只是要以正死不慮死故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同心此是心卽理理卽心聲爲律身爲度也非深造自得安能至此

朱子曰曾子是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故能卒傳夫子之道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他人略見得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過若這事看得未透直捱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又曰孔子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跟底人定立不住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箇欠闕處卻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卻自不曾知得

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伯魚早卒孔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方幼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

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爲不肖。伋每思之。是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受學於曾子。曾子授以誠明之奧。襄之以弘毅。方其臣衛。有齊寇。終守死不去。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至爲師於魯。繆公亟問亟餽。以友士則不說。君無人乎其側。不能安也。宛尼父仕止久速法。語具孟子書。子思居貧。有餽之粟者而受。獻尊酒。弗受也。或曰。辭少而受多。於義無名。於介不全。子思曰。受粟爲困乏也。酒脯爲宴飲也。方困於乏。而宴於飲。非義也。伋非爲介者也。去之衛。益貧。縕袍而無裘。田子方遺之狐白之裘。曰。吾假人也。遂忘之。與人也如棄之。子思曰。伋聞之。妄取之謂盜。妄與之謂棄。誠棄之。不如遺諸溝中。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卒不受。謂子上曰。人有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其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知足則不欲。不欲則不累志矣。嘗言曰。吾之富貴甚易。不取於人之謂富。不辱於人之謂貴。胡毋豹曰。子之道大。世莫能容。盍隨時求容乎。子思曰。所爲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爲乎。道不見容。命也。毀道求容。惑也。吾弗能改矣。蓋其毅也。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以爲材可將五百乘也。公曰。吾誠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矣。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

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衞君曰願聞所以爲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衞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人也對曰世農夫也衞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衞君默然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而伯魚期而猶哭夫子聞而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哭出母正欲用禮耳門人以先君子爲問子思難言伯魚之過禮故以無所失道爲對而謂惟聖人能於道之當隆者而隆道之當殺者而殺也）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魯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與也勃矣已道既尊又聖人之後益見重於魯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何以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自曾子以弘毅立教晉楚之富貌如也傳子思以及孟軻世守焉故能自立於戰國子思既卒不用乃述父師以來道學相傳之統作中庸發天人誠明之奧由下學以上達天德學聖者得有宗焉凡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其略也餘有子思子

七卷。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葬先聖墓南。漢唐以來。中庸列於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並列爲四書。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殊。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是弄精神。

薛方山氏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昉於此。曾子之學。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直達天德。幾於顏氏接堂門之眞傳矣。

孟子

孟子。騶人。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魯公族孟孫之後。幼喪父。母仉氏。有賢德。所居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閒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市。乃嬉戲爲賈衒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復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輟。既受業於子思子。通大學中庸微言。得孔子所傳列聖之緒。自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也。當戰國之衰。以斯道自任。高尙其志。不往見諸侯。周顯王三十三年。梁惠王卽位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始自騶至梁。見惠王。首陳仁義。稱王道。斥言利。惠王疑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客梁歲餘。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見其不足有爲。乃去梁適齊。自處賓師。不受祿。齊宣王以爲客卿。與王言皆務擴其善心。格其非心。因其所欲。引之同民。宣王雖數稱善。然終溺於功利。不能用。在齊喪母。歸葬於魯。喪畢。復如齊。留齊十餘年。致爲臣而歸。三宿而後出晝。歎曰。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蓋孟子游列國。尤惓惓於齊梁。以其國大時勢便。以德輔之。易有爲也。嘗之宋之薛。之魯。在宋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世子悅焉。及卽位。以禮聘孟子至滕。爲陳爲國之道。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獨滕文公知尊用孟子。然國小閒於齊楚。數被兵。故不竟其用。門人樂克。數爲魯平公言孟軻之賢。公將出就見。嬖人臧倉以後喪踰前喪爲愆於禮義。沮君勿見。公遂不果來。樂克以告。孟子以爲是乃天也。臧氏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道旣不行。懼處士橫議。仁義充塞。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崇仁義。闢楊墨。貴王賤霸。直指性善。以明天命之原。推四端。示人擴充之要。究陷溺之由。著養氣之說。反復詳盡。親切警醒。要歸於正人心。息邪說。其微辭奧義。皆與大學中庸相發明。而集義養氣之論。尤爲學聖

根本列聖相傳之精蘊至孟子而盡發焉孟子出處壹守孔子家法嘗論大丈夫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足以想見其所造矣

昌黎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朱子曰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

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又曰。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又曰。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凡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先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悞

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縣隔。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朱子語孟集義序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閒也。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閒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閒。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

與郭仲晦書曰。竊謂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

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毫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

答宋深之書曰。孔孟言性之異。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

答范伯崇書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外義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答蔡季通書曰。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

與汪尙書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源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

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果爲是刻覈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維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

與張敬夫書曰。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殺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卻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

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孟子所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輯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輯所爲。非一筆文字矣。